

(第一辑)

DONGYA WENHUA YANJIU

东亚文化研究

张立文
主编



東方出版社

(第一辑)

东亚文化研究

张立文 主编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责任校对: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张立文主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2

ISBN 7-5060-1519-6

I. 东… II. 张…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东亚-文集 ②东方哲学
-研究-东亚-文集 IV. K3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8860 号

东亚文化研究

DONGYA WENHUA YANJIU

(第一辑)

张立文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293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5060-1519-6/B·226 定价:21.60 元

卷首语

人类文明正经历着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型。由高科技、电脑数字化方式所建构的虚拟世界,不仅冲击着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而且改变着人类传统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引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面对这个转型和革命,东西方的政治家、思想家、谋略家都在思考如何应对?应以什么样的新原理、新原则来建构世界新关系、新秩序、新规范,使人人都能安身立命。

东亚文化面对这个转型和革命,能否作出成功的回应?能否仍有其生命智慧?这向每一个东亚文化的学习者、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这对于东亚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都应该深刻地反思,人类也应该自我反省。

当下,人类已迈入 21 世纪,20 世纪已经逝去。但 20 世纪人类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和高科技成果,人们仍然享用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五大冲突,以及由此冲突而带给人类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仍然延续着,它并没因 20 世纪的去而消失,而与 21 世纪同步进入了新世纪。

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关系着全人类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以至人人都不可逃避,这是人类有可能建构共同价值理念的基础。尽管还不能建构全人类一统的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精神家园,但可以确立某些各民族、各国家、各宗教最低限度认同的规则、原理和价值观念。东亚学人应把热点聚集到怎样

化解现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现实,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这是 21 世纪时代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的呼唤。

东亚学人除此之外,还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在经济全球化、因特网普及化大潮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配置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不能不被卷了进来,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强势文化对发展中东亚国家的弱势文化构成威胁和冲突,即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因特网上英语的霸权话语与非英语的弱势话语的冲突,跨国公司的工作语言与捍卫本国民族语言的冲突,全球伦理与民族伦理的冲突等,以及由于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发展道路、社会所有制、社会组织、分配、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而产生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伦理与民众信奉伦理、典范伦理与实行伦理、理想伦理与现实伦理、官方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冲突。东亚学人面对此诸多冲突,如何使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化解此种种冲突而设计合理的方案,提出指导的原理、原则,这也是 21 世纪时代的需要和时代的呼唤。

21 世纪,东亚学人任重而道远,路艰而光明。在 21 世纪刚刚起步的时候,东亚学人应自觉地反省:

东亚应提出和倡导什么样的理念和设想回应 21 世纪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

东亚应以什么样的价值原理和措施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

东亚应以什么样的文化面对全球文化?

东亚应以什么样心态应对 21 世纪?

《东亚文化研究》想就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她的宗旨是:为推进东亚文化研究,和合东亚传统文化,沟通东亚各国学术,迎接东亚未来挑战。她竭诚联系、组织东亚学界高水平的学术力量,特别发挥东亚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作用,根据“和而不同”的原

则,就共同面临、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的、平等的、认真的文化交流和对话,为东亚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平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我们相信,这种学术交流和合作是符合东亚文化发展需要和趋势的。


《东亚文化研究》承续《亚文》。由于种种原因,《亚文》经改组而为《东亚文化研究》,她的宗旨不变,信念不变,她仍然是东亚学人共同的园地,在这个园地里,东亚学者平等地就各种共同关心的问题而论争,互动互补,共同提高。《东亚文化研究》同仁一如既往地真诚为东亚学术繁荣服务,希望能得到东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东亚文化研究》立足东亚现代,放眼世界,每期设有一个主题,学者可围绕主题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对话。各抒己见,文责自负。这辑主题为“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除主题外,还设有一些栏目,及时显现东亚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通报东亚学术最新动态,为东亚学术界提供新的科研信息。

本辑《东亚文化研究》得到惠空法师和孟济永博士的资助,谨表谢忱。

《东亚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1.1.1.



封面題字
张立文

责任编辑 方国根
封面设计 曹春



东亚文化研究编委会名单

学术委员会

- 柳承国 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
沟口雄三 日本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李楠永 韩国汉城大学教授
李魁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主 编 张立文

副主编 李魁平

编委会

- 孟济永 韩国天主教大学教授 哲学博士
姜日天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哲学博士
方国根(常务) 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哲学硕士
彭永捷(常务)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哲学博士
韩相美 韩国湖西大学讲师 哲学博士
李亚彬 光明日报社编辑 哲学博士
牛京辉 求是杂志社编辑 哲学博士
龚 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哲学博士

目 录

卷首语 (1)

【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

论 21 世纪东亚文化发展的基础性理念 [中]陆玉林(1)

走向和谐 [中]李振纲 方国根(17)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期待

迈向 21 世纪的日本哲学 [中]张玉柯 李魁平(48)

——以共生哲学为中心

和合会通 [中]姜日天(63)

——韩国的文化哲学

“东亚儒家文化”说的神话及其背后 [中]宫敬才(92)

【和合学专论】

《庄子·逍遥游》的“天一人一地”和合思想结构.....

..... [韩]孟济永(118)

【东亚学人】

儒学的宗教化与现代化 [中]彭永捷 牛京辉(145)

——柳承国教授访谈录

【中国文化研究】

- 孔子的道与现代社会 [韩]柳承国(153)
五行说研讨 [中]周桂钿(161)
传统忠观念研究 [中]杨庆中(172)
儒教在现代的反观与展望 [韩]李东俊(191)

【韩国文化研究】

- 韩国孝文化初探 [中]葛振家(197)
退溪心学 [韩]洪元植(216)
——韩国朱子学的转换

【日本文化研究】

- 近代日本的孔子观 [中]刘岳兵(224)

【周易研究】

- 易学中的天人观 [中]郑万耕(248)
谁作《太极图》 [日]吾妻重二(264)
——论“异教”来源说的真伪

【宋明理学研究】

- 儒教研究的新期待 [日]沟口雄三(282)
——以阳明学为中心
王阳明与贵州 [日]难波征男(303)
林罗山和朱熹的文道关系论比较 [中]龚颖(324)
自然哲学的双峰:朱熹与黑格尔之比较 [中]徐刚(337)

【东西文化交流】

- 论印度宗教哲学对叔本华的影响 [中]彭永捷(353)

论 21 世纪东亚文化发展的基础性理念

[中]陆 玉 林

传统时期,东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建基于文化共同体事实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意识深厚而悠久。但是,在现代性转折过程中,东亚文化共同体出现了裂痕,乃至在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冲击之下和东亚的内部冲突中趋于解体。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整个东亚的相互关联性正在加深,再加上欧洲一体化等外部因素的刺激,出现了“太平洋经济圈”、“东亚经济圈”等诸多构想,人们再次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从整体发展的角度研讨东亚的文化发展,特别是东亚文化发展的理念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就其现实性而言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无意识过程,人的价值理念对其发展的取向、模式、内容与结果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认同并选择了某种理念,也就认同或选择了某种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受这种认同和选择的影响最为直接,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受经济与政治的制约,也间接地受这种选择与认同的影响。但是,在某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广泛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的情况下,社会与文

化的发展受某种价值理念的影响更为直接。从现实来看,广泛的社会动员已不再可能,而国家在价值观或精神世界的引导作用也越来越微弱,文化发展的理念已成为纯粹抽象之事,自生自发的秩序的作用越来越强。然而,即使对自生自发的秩序的认同本身也是一种理念,理念的作用还是无所不在的。不过,这提醒人们,对东亚文化发展的理念,不论是实然的理念的研讨,还是对应然的理念的厘定,都应当扬弃既定的、强加于人的思路。东亚文化发展的基本理念,从应然的层面讲,不应当是人为的预设,也不应当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从传统和现实的发展需要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换言之,这种理念不是强加于人的。强加于人的理念,不论这种理念看起来会多么有效,多么有吸引力,最终也会将人类的多样性价值追求整齐划一,而导致一种剥夺和专制。

探寻东亚文化发展的应然的基础性理念,必然要从现实出发,而这种现实不是抽象的现实,而是感性活动的现实。这就需要突破某种观念的牢笼,特别是有关文化发展的观念的牢笼。构成文化发展的观念的牢笼之种类繁多,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中心论”,包括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和民族国家中心论。

20世纪是西方中心论盛行与被解构的时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开始雄霸世界,西方中心论曾无可辩驳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西方也只有西方才是未来世界的代表,非西方国家只有效法西方才有发展的可能,才能走出现实的困境。任何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都必须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为尺度,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典范为典范。这种西方中心论和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种种理论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有效的,非西方国家乃至反西方国家都没有能摆脱这种中心论。但是西方中心论的盛行正导致了西方中心论的被解构。非西方国家在西方的引导下逐步独立、发展起来,而在独立发展之后,非西方国

家意识到发展的道路是多样的,而不是只有师从西方一途,带有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的西方中心论遇到了强烈的冲击乃至被解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四小龙”的出现,中国大陆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东亚的刮目相看和震惊,以及东亚学者的自我反省和探究。当东亚学者在思考东亚经济起飞背后无形的精神力量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同时,开始摆脱西方中心论,关注东亚自身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实际,以及自身传统文化与经济起飞的关系等等。东亚发展的现实使人们逐步摆脱西方中心论,但这种摆脱是不彻底的。在一系列有关东亚发展或“东亚模式”的研讨中,仍然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如儒家资本主义的问题等,而尤为突出的是“东方中心论”。

“东方中心论”看似反对西方中心论,实质上与西方中心论是一致的。一种东方中心论的观点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正确的做法是继承西方文化在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光辉灿烂的业绩,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融西方文化分析思维之长,把全人类的文化提高到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①这种东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与西方中心论是一致的,还是强调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支配地位,而不承认人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不承认现实世界的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和合发展。

“东方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都是一种霸权性话语和思维方式。西方中心论的霸权色彩十分浓厚,本身就是一种带着霸权的话语,也在行使一种话语的霸权,这种话语的霸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传播媒介等等,是强调西方在这诸多方面的支配权,可以行使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东方中心论”

^① 金哲等主编:《21世纪世界预测》,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459页。

的霸权色彩虽然不如西方中心论浓厚,但是从中也能看出对文化支配权的霸权性寻求。

“东方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是区域性的中心论,更深一层的是民族国家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是区域性中心论的缩微,在其现实性上,其影响远高于区域性的中心论。区域性的中心论毕竟是以某种抽象的共同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民族国家中心论则是以实际的共同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虽然人们也可以认为民族国家不过是某种抽象的共同体,但在历史和现实中,民族国家都曾作为实际的共同体而发挥着实际的作用。因此,在对跨国的乃至所谓“全球性”的问题的探索中,人们实在不难发现民族主义的或“民族国家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在东亚发展问题上,人们对大多数有关发展问题的探索,其实是以国家为前提而视野又很难超越国家的界限的。有关东亚的经济圈和发展模式的构想,其民族中心论的色彩是如此浓厚,以至于一国学者和政治家们的构想,在另一国的学者、政治家和民众看来,实在是包含着大量的控制与侵略成分在内的。相比之下,地区主义乃至国际主义不过是一种空想。人们很难超越国家的界限来考虑共同发展的问题,但事实上共同发展又需要超越国家的界限,又需要人们超越以自己的国家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

从文化发展来看,“真正新鲜的东西是,这个世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流动,所以寻求确定的对照点(就像批判的生活选择所做的)可能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为地发明的传统(以及民族性、亲缘关系和其他认同标志)恐怕只能是水中捞月,因为跨国交往的流动性总是会挫败寻求确定性的努力。随着过去的群体日趋成为博物馆、展览会和收藏品的一部分,不管它是国家景观还是跨国景观,文化已不再是布迪厄(Bourdieu)所谓的习性(habitus, 实践和气质的一个可以复制而

又心照不宣的领域),而是越来越成为一个自觉选择、合理论证和表象的领域,后者通常适用于多样化而又丧失了空间定位的观众”。^①虽然我们不敢断言传统、民族性、亲缘关系等认同标志业已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但是这些认同标志肯定已经不像以往那么确定。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历史并非恒定而稳固,传统并非弥久而不变,回顾历史,人们通常也可以发现在自己所谓的历史与传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取用他文化的事实。顽固地坚持狭隘的文化认同,事实上是抗拒文化变迁,是执守历史而又无视历史事实的行为。既然在任何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之中,通常都存在着取用他文化的历史,那么在现实中也就不应该有理由拒斥他文化、不承认和不尊重他文化。更进一步说,在文化发展方面,就不应该执守某种中心不放。

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说,抑或是民族国家中心主义,都不符合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无论是政治霸权,还是经济、文化霸权都违反了人类社会的良知。在现实情况下,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人们是生活在“地球村”之中,然而,“每当我们谈到‘地球村’的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正是媒体制造出‘没有位置感’的共同体。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无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多元和各种文化的共同发展便作为问题被提出。各种文化的共同发展并非是要解决这些全球化而来的问题,只是强调任何一种文化都应当被承认,进而保障不同

① 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5页。

② 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文化与公共性》,第523页。

种族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平等共存。在这层意义上,各种文化的共同发展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抗拒,特别是当全球化被理解为一种以西方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共享。但是,这种抗拒本身,实是促成全球化过程成为一个良性发展过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我们不能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满足了人类的所有的正当需求。既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业已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各种文化的并存和良性互动,实有助于人类的发展和人类所面临的诸种问题的解决,而每一种文化也就有要求被其他文化所承认的权利。正是在此基础上,突破各种“中心论”,强调各种文化的共同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才能研讨东亚文化的应然的基础性理念。

二

在全球化业已露出端倪,地区主义逐渐成为现实的情况下,突破“中心论”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即使我们不能肯定“一切文化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并且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同样的贡献^①,甚至也不能肯定东亚文化能够满足东亚人的现实需求,也敢断言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文化的一元化。正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为包含不止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多元文化的社会,这些共同体全都要求保持其自身的特性。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义在未来的世界上可能很快就行

^① 查尔斯·泰勒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不同的文化具有平等的价值;我们不仅要允许它们继续存在,而且要承认他们的价值。”(《承认的政治》)但这种观点受到了尤根·哈贝马斯的批评。(《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两文均有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